

生死临界 侠警双雄 江湖笑傲 利刃屠魔 实显东方绝顶神功

侠警**悬疑**系列小说

韦嘉·著



与狼对吻

XiajingXuanyiXilieXiaoshuo

隐身大盗★苍穹绝路

与狼对吻只为拥抱狼，
拥抱狼只为接近狼，
接近狼只为扼杀狼，置狼于死地。

大众文艺出版社

生死临界侠警双雄江湖笑傲利刃屠魔突显东方绝顶神功。

侠警悬疑系列小说

韦嘉·著

I247.5
861
:2

与狼对吻

XiajingXuanyiXilieXiaoshuo

隐身大盗★苍穹绝路

与狼对吻只为拥抱狼，
拥抱狼只为接近狼，
接近狼只为扼杀狼，置狼于死地。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狼对吻 / 韦嘉 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1

ISBN7-80171-566-7

I. 与…

II. 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0708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北京市书林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5.875 字数 700 千字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7-80171-566-7/I·381

定价:80.00 元(全五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第一编辑制作中心

电话:64062964

· 侠警悬疑系列小说 ·

隐 身 大 盗

一张有着鱼鳞般暗花的象牙式卡纸，上面用一种特别的墨水写着两行字，那种特制的墨水有点像漆，在干了之后字体显得凸起来十分好看。

但这张笺纸虽然如此优雅大方，而且所写的字迹也是清丽娟秀之极，但是看了那几行字之后却让人不禁皱起了眉头。

那几行文字是这样的：“据传先生喜爱收藏真版钞票，历年来收藏颇巨，小弟亦有同好，兹订于八月七日下午七时前来鉴赏先生所藏，幸勿见拒为感。”

让人感到不寻常的是下面的署名：秋霜。

这张笺贴如今是放在陆峻的办公桌上，陆峻向之看了一会儿，再抬起头来看坐在沙发上的一个十分枯瘦身着长衫马褂的老者。

站在陆峻办公桌面前的则是刑侦科的副警长鲁正明。鲁正明警长是一个十分老资格的警务人员，他这时正在向陆峻说话。

“陆主任，我对屈老先生说过了，这可能是有人在他开玩笑，而且如果他真正不放心的话，我们也可以派警员去他家中防卫，他自己也可以请著名的私家侦探去防卫，我也解释说你的事情很忙，可是他却一定坚持要来见你！”

陆峻将目光在那老者的脸上停留了一下立刻转向窗外，窗外炎阳如火。

陆峻心中暗想，这些有钱人真无聊，仿佛以为天下所有的人都是盗贼，所有的人都在觊觎他们的钱财一样。

但是事实上,世界上有多少富翁可以保证自己所有的钱财全是用正当的手段得来的?陆峻懒洋洋地说:“对不起屈先生,我本人所负的责任相当大,而且工作很忙,关于这种事我想有鲁副警长负责处理已经足够了。”

那位姓屈的老先生忽然激动地站了起来说:“这是什么话?我属下的二十八个企业每年缴纳好几千万的所得税给政府,难道我有了困难就无权要求警方帮助么?”

“警方有说不帮助你么?”陆峻反问。

“可是我要全心全意的帮助而不是敷衍。”屈老先生直指着陆峻,“我要你亲自出马来替我解决这件事,不要别人!”

从他讲话的神态口气上看来,不必鲁副警长作进一步的介绍,便可以知道那老者是本市著名的屈氏机构的总裁——屈良臣。

屈氏机构是屈良臣一手创造的,它属下有二十八个大企业,几乎各行各业都有,屈良臣是如何发达的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说。

但无论传说是如何不堪都无损于屈良臣如今的地位,因为屈良臣如今是本市数一数二的大富翁,谁还敢说他以前出身不正?

不过屈良臣有一个嗜好那倒是尽人皆知的,那就是他特别喜欢储存现钞,虽然在他的机构中也有着一家银行,但是他将大量的在世界上有价值的现钞放在家中,一有空就钻在钞票堆中仔细欣赏,如今忽然有人送了这样一封信来给他,他自然要大跳双脚了。

陆峻知道要打发屈良臣这样的人走,要使他改变主意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他却实在不想去做这种没有意思的事

情。

所以他还是要设法推辞。

他心平气和地说：“屈先生，别说你是一个每年纳过千万税款的大商家，就算你是一个普通的市民，你也完全有权要求警方帮助的。”

“那就好，所以我——”

“等一等，我的话还未讲完。”陆峻扬了扬手打断了屈良臣的话，“可是你得知道，你有权要求警方的帮助，并不是说你就好像是一个走进饭店的顾客一样可以随便点菜，而警方的工作人员也不是龙虾或是酿蟹盖是可以随便点叫的！”

屈良臣无话可说了，可是他仍是气呼呼地望着陆峻，说：“好，你不肯亲自出马，如果我有了损失那么由谁负责？”

“警方将尽量去保护你的所有，万一有了损失那是谁都感到遗憾的事，我们更会尽力去弥补损失而不是谁负责任的问题。”

屈良臣冷冷一笑，说：“你去，你到我家中去守看，就不会有任何事发生了，这是防止损失的最好方法，你去不去？”

陆峻在刹那间感到了一股无比的怒意。

他突然站了起来，面也涨红了。

他望了屈良臣半晌，才冷冷地下了逐客令：“不去！”

屈良臣突然一惊，他在三十岁的时候，事业已有了很好的基础，如今他大约已过了六十岁了，可以说三十年来已没有人用这样的口气和他讲话了。

陆峻见屈良臣仍然不走，道：“听到没有，出去！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你别在我这里多事！”

屈良臣的身子气得发抖，他向外走去，一面却用手指着陆

峻说：“好！好！如果我有了损失你要负全部责任，我要让全市市民知道你们警方是用什么态度来保护市民财产的！”

“请便！”陆峻冷冷地回答。

屈良臣愤然地走出了陆峻的办公室，鲁副警长向陆峻抱歉地一笑，说：“陆主任，我实在没有办法，他以为是可以指挥一切的！”

“唉！”陆峻叹了一口气，说：“多派些人去保护。”

“是。”鲁副警长退了出去。

在鲁副警长退了出去后，陆峻还听屈良臣在叫嚷：“带我去见你们的局长！我非要去见他不可，你带我去见他！”

陆峻真想冲出去狠狠地骂他一顿，但是陆峻却也知道自己如今的身份不同，自己是警方人员，市民的公仆必须尽量克制自己的。

所以他忍了下来，踱到了窗前，刺目的阳光使他又后退了回来，退到桌前，那张颜色十分优雅的笺贴还在他的桌上。

他将之取了过来反复地看了一遍，他对于那个署名很有兴趣，“秋霜”，那是什么意思呢？是表示他想来就来，想去就去，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拦得住他么？

陆峻想了一想便坐了下来。

他刚一坐下来，他和局长办公室之间的对讲机便响起了呜呜声，陆峻按下了键，说：“欧阳局长可有什么指示？”

欧阳局长先咳嗽了几声，才说：“陆峻，屈先生的事……”

“局长，”陆峻立刻说：“屈先生的事，我已经吩咐了鲁副警长去作有效的部署了，这实在是一件十分小的小事情。”

“是的，”欧阳局长似乎也感到十分为难，“可是屈先生却十分欣赏你的才干，他希望今天晚上七点你能够在他家中。”

“局长，”陆峻竭力忍住气，他的内心虽然十分不愿，但是欧阳局长是他的上司，而且他自己私下对欧阳局长的为人也是十分佩服的，所以才能忍住了气不发作，“请你代我问问他，他以为我是什么人？我是他雇用的私人保镖么，是不是？”

“好了，陆峻，”欧阳局长知道陆峻的脾气，所以他不再说下去，“我尽量说服屈先生相信警方的措施是有效的，你不必介意！”

陆峻答应了一声，按下键关闭了对讲机。

在欧阳局长办公室中，欧阳局长也关闭了对讲机，屈良臣和鲁副警长正坐在他的对面，欧阳局长抬起头来说：“屈先生——”

“别说了！”屈良臣粗暴地打断了欧阳局长的话头，“总之，如果我受到了损失你们要负一切责任，你别忘了我这句话！”

欧阳局长自然是知道这句话的意思。

因为在本市有两家销路颇过得去的报纸是他创办的，而他有股份的报纸则还有三家，而且其中有两家是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

那也就是说，如果他受了损失的话他将在他所有可以影响的范围内来攻击警方！欧阳局长皱了皱双眉，屈良臣这样的作法有点近乎无赖了！

他转过头来，说：“鲁警长，你选派几个得力的人仔细防卫，你本身则随时保护着屈先生。”

“不是保护我！”屈良臣继续怒吼，“是保护我的那些钞票，有人要来‘欣赏’我的钞票，怎么你完全不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我吩咐鲁副警长就是这个意思。”

屈良臣“哼”地一声，他显然对警方的措施仍然感到极度的不满，但是他也知道自己再吵下去也是没有用的了。

所以他愤然地走了出去。

鲁副警长晚走一步，那是因为他早已得到了欧阳局长的暗示之故。屈良臣一走，欧阳局长拉开了抽屉取出了一件东西。

那是一粒西装的钮子，但是比寻常的钮子略厚些，而如果不是仔细看也是看不出来的，在后面有一枚尖针可以将之插在衣服上。

“鲁副警长，”欧阳局长解释着，“这是超小型的无线电通话仪，你只稍用耳语般的声音对着它讲话，在十里之内我们可以收听到的。”

“是。”鲁副警长将东西接了过来，他略想了一想便伸手拉去了左袖上三粒钮扣中的一粒，而将那特制的“钮扣”插在那粒钮扣的位置上。

欧阳局长嘉许地点了点头，鲁副警长不愧是一个有经验的警务人员，他立刻就想出了放置这设备的最好地方了。欧阳局长又吩咐说：“我们会有人不停地听着你的报告，一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出现你立即报告，我们就可以采取行动了！”

“是！”鲁副警长退了出去。

欧阳局长又拿起另一只这样的“钮扣”来，想了片刻又按下了直通陆峻办公室的对讲机，说：“陆峻，你到我这里来一下。”

“可是屈良臣的事？”

“是的，但是我已将他打发走了。”

陆峻无可奈何地走出了办公室，刚好看到屈良臣走出了

警局的大门，他鄙夷地望了一眼便来到了欧阳局长的办公室。

欧阳局长拍了拍陆峻的肩头，说：“如果屈良臣真的受了损失，那么警方将受到他无情的攻击，你一定是知道这一点的了。”

“我明白，可是我想他不会有什么损失。”

“最好是那样，但是我们不得不小心一些，”欧阳局长将钮扣交给了陆峻，“这个给你，我让鲁副警长一有特殊的发现便立即向你报告，我想这事情怕没有那样简单，屈良臣看了那张笺贴便如此惊惶，说不定他自己知道惊惶的理由，只不过他不肯讲而已。”

“你是说，他知道这个署名的是什么人？”

“有这个可能，但是不能确定。”

“嗯——”陆峻略想了一想，也觉得欧阳局长所说十分有理，因为屈良臣的态度的确是十分难以解释的，何以他竟然预知会有意外发生呢？

陆峻想了片刻，说：“我明白了，我一定随时留意。”

“陆峻，如果可能的话最好你能够到屈良臣的住宅附近去。那么，有事情发生你也可以最快地赶到出事的现场了。”欧阳局长带些要求的口气说着。

陆峻虽然十分不愿意但是也无可奈何，他只得苦笑了一下，说：“也好，我到他所住的附近去，这实在是……使人不高兴的事。”

“委屈你了，陆峻！”欧阳局长笑着安慰着他。

陆峻离开了欧阳局长的办公室，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中，略整理一下便驾着一辆有冷气的汽车离开了警局，一直来到

了屈良臣的住宅之外。

屈良臣的住宅可以说是本市最具特色的一幢房子，它古色古香，灼热的阳光晒在玻璃瓦上反应出耀目的光辉来。

陆峻将轿车绕着围墙开了一圈，开进了一条斜路，然后在路边停了下来，拉过了一张报纸盖住了脸打起瞌睡来。

几乎是和陆峻的轿车停在屈良臣围墙之外的同时，一辆豪华得让人咋舌的黑色大轿车开进了铁门，在那幢大屋子前面停了下来。

轿车才一停下来，石阶上早有一个男仆下来拉开了车门，屈良臣跨了出来，跟着他出来的是警方的鲁正明副警长。

鲁副警长的神色十分尴尬，那显然是屈良臣一直在发脾气的原故，他下了车之后余怒未息还在骂说：“你看到了没有，讲人手我这里足够了，还要警方来的人作什么？我需要的是一个特殊的人，一个可以使我不受损失的人！”

他这样讲法分明是当面在骂鲁正明说他没有用，不能够保护他，幸而鲁副警长的修养十分好，他面上的神色虽然尴尬但是却绝不发怒。

相反地他还笑着，说：“屈先生说得是，陆主任名扬国际，自然是非同小可的人才，但是他既然认为这是小事，大约不至于有什么事发生的！”

“他知道个屁！”屈良臣突然骂了起来。

他骂了那一句，忽然之间像是觉得自己失言一样，连忙收了口，面色也变了一下，急匆匆地向石阶之上走了上去。

一进门是一个很大的厅堂，过了厅堂是一个大得异乎寻常的大厅，那大厅中的陈设完全是古色古香的，据设计的人说这个大厅的陈设是参照了中国清朝某一个王公家中的大厅而

设的。由于大厅十分宽敞，所以一进来就给人以十分清凉的感觉。

进了大厅之后，屈良臣的怒气似乎平了不少，他转过头来，说：“鲁先生，你在这里随便坐，请原谅我不能陪你了。”

“屈先生，”鲁副警长忙说：“我认为你应该带我去看看你收储现钞的地方，那么我可以更好地做好防范的工作。”

屈良臣在突然之间像是被人触到了最痛处似的直跳了起来，他尖声说：“不能，不必你费心了，我自有主意！”

鲁副警长耸了耸肩，说：“那么我随便走走可以么？”

“请便！”

屈良臣向前走去，一面又说：“轿车仍替我准备着，我还要去找人，我要去找……去找有用的人，我要去找女警侠霄楚女！”

屈良臣在旁门处走了出去，鲁正明走向大门外，他略抬起左袖来按下了一个极小的键，低声说：“报告，报告！”

他讲了两声陆峻就听到了，陆峻也按下了一个键，鲁正明的“钮扣”中，发出了轻微的“滴滴”声，表示已有人接听了。

鲁正明低声说：“屈良臣要去请霄楚女了！”

“我是陆峻，让他去碰钉子好了。”

“是。”

陆峻突然感到了一阵快意，他是一个警务人员，对于屈良臣那样神气十足，自以为不可一世的市侩不能够发怒。

但是，霄楚女却不同了！

如果屈良臣去向霄楚女提出同样的要求的话，那么他不被霄楚女和蓝妮两人赶出来才怪，想到自己有人代为出气，陆峻自然不免高兴。

他将身子躺得更舒服一点，又闭上了眼。

这时候是八月七日中午十二时。

中午十二时三十分，那辆豪华的黑色大轿车在霄楚女住的小花园外停了下来。霄楚女的花园虽小但是却十分清雅。

这时花园的花木全沐浴在威猛的阳光之中，霄楚女穿着短裤和运动衫正坐在一把大伞下面远眺着平静的海水。

轿车开近的声音使她转过了头来。

而当她转过头来之时，屈良臣已经从车中走出来了。

屈良臣那种特殊的装束以及他那种枯瘦的身形，霄楚女一眼便可以认出他是什么人来了，霄楚女心中不禁暗叹了一口气。

天气那么热，已经够使人麻烦了，偏偏又来了这样的一个富翁，天底下只怕没有什么比和一个富翁谈话更闷的事了！

可是对方既然找上门来了，在礼貌上霄楚女却是不能不接待对方的，她不等来客按铃便站了起来，向铁门走去。

当她来到了门口时候，屈良臣也来到了门前了。

“请开门，”屈良臣向霄楚女打量着，“我是来找霄楚女小姐的，我姓屈，我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来请她帮忙。”

“请进来，我就是霄楚女。”

屈良臣一面走进去一面仍然有点不相信似的望着霄楚女，“噢”地一点头，说：“原来小姐就是霄楚女女侠，那太好了。”

“请进来坐屈先生，如果你遇到了什么麻烦的话，我认为你至少应该先去求助于警方，警方是有责任为市民解决疑难

的!”

霄楚女不等屈良臣将问题提出来,便先堵了他的口。

却不料屈良臣立刻大有同感地叫了起来,说:“是啊,我已经到警局去过了,可是警局那些人却不理会我的要求!”

霄楚女呆了呆,随即笑说:“这只怕不可能吧屈先生,你的要求是什么?我想警方是不会不答应你的要求的!”

“哼,不说它了,我要警方最杰出的人物陆峻来看守我所储存的那些钞票,因为有人扬言今晚七时要来参观,所以我才这样要求的,却不料陆峻竟将我赶了出来,只派了一个什么混账副警长去敷衍我,所以我来请你去替我看守,我付钱给你!”

没有这最后一句话,霄楚女心中的厌恶还不至于到达顶点,可是屈良臣那最后一句话以为有钱就可以解决一切的态度却将霄楚女激怒了,霄楚女冷冷地说:“屈先生,我们同情陆先生的做法,只怕我也要用他对付你的办法了。”

“什么?”屈良臣睁大了眼睛。

“我也要将你赶出去了!”霄楚女将事情说得更明白了。

“这……这……”屈良臣又惊又怒,“这是怎么回事?霄楚女小姐,你,你不肯答应我的请求?不肯去保护我的那些钞票?”

“不肯!”霄楚女斩钉截铁地回答着。

屈良臣呆立了半分钟之久才怒气冲冲地走了出去。

三十分钟之后陆峻接到了鲁正明的另一个报告,屈良臣回来了,他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他显得十分恼怒,见人便骂!

陆峻会心地笑了起来,他知道屈良臣为什么会那样的,那是因为屈良臣在霄楚女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回来了,这实在是

大快人心的事情！

陆峻伸直了腿继续打瞌睡，太阳虽然猛烈但是陆峻的车中一直开着冷气，所以他一点也不觉得炎热，他真的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

当他醒来的时候，他翻起手腕看了看手表，已经是下午六时了。陆峻向车外张望了一下，他看到在屈良臣的住宅之前有两个便衣人员在踱着步。

陆峻打了一个呵欠，这真太无聊了，还要守一小时，到了七时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发生，陆峻决定进去将屈良臣骂上一顿！

陆峻伸了一个懒腰正准备继续再睡。

这时候他已经听到了在他的身后有轿车开动的声音传来，但是他却并没有放在心上，因为这条斜路警方并未予以封闭，自然是有轿车来往的。

可是，就在陆峻伸了一个懒腰之间事情就发生了！

先是猛地一震，那一震让陆峻的轿车突然向前撞了出去，那一撞的力量十分大，如果不是陆峻在千钧一发之间双手抓住了驾驶盘的话，那么他的胸口一定撞到了驾驶盘上了，而冲力如此之大他的肋骨是一定会被撞断的！

他的身子猛地俯了下来，双手的手腕也一阵疼痛，几乎脱臼，然后他才听到了自他车后传来的那一下巨大的声响。

陆峻连回头看一看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在一撞之后他的轿车已突然在斜路上向下滑了下去，事情是一起来的，陆峻还未曾去踏刹键轿车便又向下直冲了下去。

陆峻是将轿车停在斜路上的，那条斜路的斜度颇高，轿车